

【行走济南】

冬日的护城河

□钟倩

如果说用一个词语概括济南的冬天,那就是:静美。静中有美,美中有雅,是一座城的静雅。

冬日里,最静雅之处当数护城河了。周末,天气晴好,几位外地朋友来济,游览了几个景区,还乘坐游船,一览泉城风光,直说景色很美。“现在很多城市都像多胞胎,惊人的相似性,给人以印刷品一样的刻板感。繁华都市里,能够坐船欣赏自然风光,实在是一种享受啊!”朋友说道,觉得济南很有江南气息。尤其是,护城河畔,随处可见一些打泉水的市民,或是结伴而行,或是河边散步,或是锻炼身体,或是岸边发呆,将生活节奏放慢,悠闲,自足,安详。这一条河,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,也是精神的皈依。

我常常想,86年前,那位在齐鲁大学任教的北京人,他每天上下班路过护城河,有着怎样的感情?追寻他的足迹,我找到了答案:“那水呢,不但不结冰,倒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,水藻真绿,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。天儿越晴,水藻越绿,就凭这些绿的精神,水也不忍得冻上,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留个影子呢!看吧,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,空中,半空中,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,那么蓝汪汪的,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。”是的,他不是别人,正是老舍先生。隆冬,水未结冰,河未上冻,冒着热气,犹如仙境,第一次来济南的人都会惊讶不已。其实,这是泉水的缘故——一年四季,泉水始终保持着恒温,气温变低,水温却不变。若是下一场大雪,护城河上会氤氲着雾气,远远望去,就像一幅水墨丹青长卷,意境深远,美不胜收。

从地图上看,护城河像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,把济南点缀得如此丰姿而雅致。吴冠中先生说过:“今日全世界大都市高楼林立,几乎没有给扭动回旋的余地了。巴黎的塞纳河,伦敦的泰晤士河,在弯曲着穿行闹市,似乎给直线纵横都市以雕琢了美丽大曲线,凡是有这种大河的首都,可以说是一种骄傲。”济南的护城河,给城市带去曲线之美,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条以泉水汇聚而成的河流,这是何等的骄傲啊!

河流与人一样,也有生老病死,也有荣辱兴衰。护城河,始建于汉代,形成于元代。洪武年间,它“绕城一周,池阔五丈,水深三尺,护城河与城墙之间,留护隍约数丈宽。”最初的时候,护城河起着战略防御的功能,伴随历史的更迭,它失去军事作用,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上学时,每到周末,我都会和小伙伴去逛书店,从书店出来,一路走着来到了南门桥,沿着护城河畔玩耍。一串缠蜜、半包栗子、一支雪糕,我们吃得心满意足,而两岸的秀丽风光,便成为了最美的背景。烦恼、迷茫、困惑,还有花季的小秘密,统统交付给河水,获得心灵的平静。

上世纪80年代,护城河污染严重,布满垃圾,变成了小臭河,路过,从很远处就能闻到臭味,有些老济南站在岸上,眼神里盈满失望。河流染上疾病,人也没了精气神,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。昔日岸边的捣衣声,扎猛子的欢笑声,纳凉人的喧嚣声,孩子们的打闹声,再也听不到了。大约是2005年,市政府经过专项调研,对护城河进行截污治理,陆陆续续,传来一些好消息。2010年12月底,护城河全线通航了,一条河流迎来新生,这是一座城的盛大节日啊!

多年后,也可以说是在一次又一次乘坐游船中,我渐渐明白了这条河对我的重要性。因为人类的贪婪与亵渎,河流变脏,它在咆哮、挣扎,也会流泪、控诉,它的痛与伤,它的屈辱与抱怨,我们往往视若无睹,将大自然所赏赐给的珍宝乱丢一气。等我们觉悟了,发现了,再去治理,再去保护,就像手捧失而复得的珍宝,那是多么的惊喜啊。护城河的新生,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我的新生。可是,“原配”的河流再也无法恢复了,这是谁的不幸呢?我说不清楚,但是,我知道,所有的河流都难逃这一劫,很多时候,河流与河流的命运是极为相似的。



崇明寺。

【明府城史话】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县学街和泮宫街 明府城的城市书斋

在县学街以南,有一条街道,叫做泮宫街。

泮宫,就是学校的意思,这个称呼最早来源于周代。当时天子所就读的学校叫做“辟雍”,诸侯所读的学校叫做“泮宫”。辟雍中央为高台建筑,四面环水(圆环),取水散化流行,普受恩泽之意。而诸侯泮宫等级逊于辟雍,仅有三面环水(半圆环)。“泮”即为“半”的意思,意味诸侯的恩泽仅为天子的一半。

明朝时,泮宫街上建有一座木质三楹牌坊,红柱画梁,飞檐斗拱,雄伟壮丽。上面高悬“泮宫”两字,光辉夺目。泮宫坊的北边是县学,在县学东西门以南,有条蜿蜒的小河,河两岸植有苍松柏海,郁郁葱葱,环境清幽,这个地方被叫做“泮林”。

如今,泮宫街上的风景已经烟消云散。泮宫街附近让人追忆历史的,也只剩下东侧的督城隍庙了。城隍庙为三进院落,内有照壁、山门、二门、节孝祠、戏台、大殿、后殿和东西廊庑。大殿坐北朝南,单檐歇山顶花脊,黄绿琉璃瓦覆顶。大殿前抱厦为卷棚顶,造型别致,气势宏伟很是壮观。大殿后是一座卷棚歇山的敞口戏台组成的戏楼,为当时济南旧城八大戏楼里最精美的一座,每年城隍爷生日之际这里都有热闹的演出。督城隍庙历经几百年历史变迁,饱经沧桑,虽在1981年被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但北大殿遗址已被拆除,只有前殿和倒塌的戏台尚存,但也是面目全非。

在明府城内,还有一条以“泮”字开头的街道,极易和泮宫街相混。它叫做泮壁街,这条街南邻轱辘把子街,北至大明湖路,上世纪50年代整修曲水亭街时,将此街路东侧的住宅拆除。这条街和府学渊源颇深,济南府学也称泮宫(学校都可以称为泮宫,不仅仅局限于县学文庙),此街因在泮宫东墙外,故称泮壁街。

□武存中



督城隍庙戏台侧影。

寺庙最有名的文物,当数苏轼的题字碑,这是苏轼在王舍人庄张氏故居题写诗作。据了解,北宋时期的张揆,张揆就读于王舍人庄,张氏兄弟饱读诗书,学有所成,品行高尚,成为乡邻学习的楷模。北宋学者苏轼、范纯仁、王临曾到王舍人庄张氏故宅凭吊读书堂,亲笔题写匾额、诗作,并镌石立碑。金元战乱之际,乡人把苏轼题写的“读书堂”碑埋藏于地下。万历初年,苏轼题字碑出土后,被保存在县学文庙内供人瞻仰。20世纪50年代苏轼碑刻尚存。后县学文庙大成殿被拆,古碑遗失。

泮宫街上的风景

泉城叫卖声

购废品的,根据你所卖东西的价值给你相应的火柴。早时泉城干这一行的不少,所以“换洋火”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

解放后,我们有了自己的火柴厂,“洋火”不那么贵了。“换洋火”的言归正传干起了收购废品的行当,他的吆喝也变成了这样:

“收购——废品,破扑尘(即破棉布)、烂套子(即棉絮套子)、玻璃碴子、琉璃瓶子、报纸、书本子——”

还有一种悦耳动听的吆喝就是磨剪子的: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!”后来这吆喝声被纳入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之中了。算是返璞归真吧?现在虽然少得多了,但还是可以看得听到听得见的。

以上是比较简单的吆喝。过去还有一种卖“药糖”如梨膏糖之类的,其吆喝声不逊于一出折子戏,从好吃不贵到止咳化痰,乃至延年益寿,返老还童,无所不能,声声入耳,句句动听。再就是卖估衣的,他从一件,比如一件皮袍子,从里唱到外,从毛唱到皮,从夏唱到冬,从九折唱到半价。有一个相声《卖布头》就表现这吆喝。听这吆喝如同听评书、

济南长期作为县、府、省三级衙署聚集地,是全省文化教育中心,拥有大型的文庙、贡院、书院、学堂,而它们所在的县学街、泮宫街、皇华馆街、贡院墙根街、榜棚街、庠门里等一系列老街巷,代表了这座城市传承千年的文化荣耀。

昔日县学变佛寺

提起县学街,可能大部分济南人都不知道它在哪儿,对于我们来说,这是一条经常被遗忘的街道。

县学街,位于大明湖南岸,东华街附近,是一条不太宽的街道。从名字可以得知,这条街得名于县学。

县学,是旧时供生员读书的学校。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读书,以备参加高一之考试,谓之“进学”“入学”或“入泮”,士子称“庠生”“生员”,俗称“秀才”。这条街上的县学归历城县管辖。

古时候,县学和县文庙是一体的。但是孔夫子可不是县学街的“最早住户”。据史料记载,县学是在明宪宗成化十四年(1478年)从尹家巷搬来的,在此之前,这条街道是喇嘛的地盘。喇嘛们在这条街上诵经礼佛,兴建庙宇,香火鼎盛。当时的人唤这条街叫做五喇嘛巷。后来县学搬过来之后,才改名为县学街。

自搬来以后,县学几度增修或重修。后来清末废科举,兴学堂,这里改成了历城县小学堂,民国年间改为历城县第一高等小学,后来改叫济南市县学街小学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,这里逐渐被拆毁,改为历下区教委的宿舍。

而县学文庙的东半部分,1937年济南佛教界人士响应“佛教复兴运动”的号召,在此成立了崇实佛学会。1970年,文昌阁被拆除,寺院倾圮。上世纪90年代初寺院重建,并于2010年12月27日正式命名为“崇明寺”。

县学再变成寺庙,让人不能不感叹历史的轮回。新建的崇明寺为两层建筑,坐北朝南,门口立着的石狮子威武神气,中间的朱红色拱门敞开着,两侧平台上分别放着鼓和钟。走进寺院,殿堂内供奉着伽蓝菩萨、韦驮菩萨、弥勒佛等,穿过殿堂是一个篮球场的庭院。沿庭院往北走,就能到达三圣殿,三圣殿的北侧为念经堂。

现在写着“崇明寺”三个大字的地方,1600年建成时被称为“文昌阁”,而三圣殿则为1800年所建,当时称为崇圣祠。在当时,文昌阁是宝塔式的楼阁建筑,雄伟壮观,曾是当时济南老城区内最高的建筑。旧时每逢重阳,多有文士前来祭祀。

每天早上和下午,不少人会在三圣殿上早晚课诵经,诵经声和木鱼声,衬托着寺院的宁静。

【忆海拾贝】

叫卖声就是卖东西时的吆喝。以前,泉城手工业者居多,各个行当都有自己传统的叫卖声。一般叫卖声都非常好听,简直可以称之为“鸟喧华枝”。

那时家里做饭都拉风箱烧大锅底,济南人把风箱称之为“风仙”,一个口朝上的泥巴炉,底下有一个通风孔与“风仙”相连。“风仙”里一块立着的方形木板儿,木板儿的四周粘满了鸡毛,连着两根圆木棍,风箱上有与之平行的圆孔。外面一个把手。它就是一个方形的木制活瓣连杆机构。用的时间长了鸡毛磨损,密封效果降低了就需要重新装鸡毛。于是,便有了从事修理风仙的专业,他们背着一口袋鸡毛和工具,捂着一只耳朵,吆喝道:“拾掇——风仙!拾掇——风仙!”那声音有些沙哑,听起来颇有几分悲怆。

这是修理风箱的。修理雨伞的这样吆喝:“修理——早伞、雨伞!”这些人大多是南方人,声音颇为动听,如吴侬软语,十分悦耳。

语气铿锵有力的便是“换洋火”的。“洋火”就是火柴。其实它就是最早的收

